

新蜀门



自在天
吴尔芬

著



网络游戏
长篇小说
影视作品

全球70000000人
翘首期待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新蜀门



吴尔芬
自在天

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蜀门 / 吴尔芬, 自在天著. —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9. 1

ISBN 978-7-218-13082-8

I. ①新… II. ①吴… ②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64451 号

Xin Shu Men

新蜀门

吴尔芬 自在天 著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肖风华

责任编辑: 马妮璐 刘 宇

责任技编: 周 杰 易志华

封面设计: 九 五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 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 真: (020) 83780199

网 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 刷: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44 字 数: 786 千

版 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78.00 元 (全二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5240

新蜀门
——目 录——

第 一 章	魔鬼开口	001
第 二 章	致命误会	027
第 三 章	贼窝惊情	047
第 四 章	隐秘身世	068
第 五 章	凤魔再临	091
第 六 章	夜战天化	112
第 七 章	恶兆初现	134
第 八 章	血杀之冤	156



第 九 章	六阳心法.....	177
第 十 章	居心叵测.....	200
第 十一 章	极阳生劫.....	221
第 十二 章	禁忌修法.....	243
第 十三 章	冬至魔至.....	267
第 十四 章	真正目的.....	291
第 十五 章	炼狱之殿.....	316



第一章 | 魔鬼开口

凤凰！罗紫烟又见到那群凤凰！它们体覆五彩、翼展遮天，像一道五彩的旋涡，盘绕在一条大汉的头顶。

大汉双掌擎天，巍然而立，氤氲白气从他身上蒸腾而起，化为雪花碎末，转瞬即逝。

片刻，一声凤鸣啼破苍穹，五彩旋涡突然凌空落下，洪流般向大汉倾泻。

大汉冷哼一声，一拳向天打去。

“轰——”

周遭的群山同时一跳，左侧高峰上的积雪奔腾如千军万马，右侧红色岩峰上的乱石则是滚落似疾风暴雨。

与此同时，空中的凤凰们，身子都像被点燃一般，蹿起一团团火。它们呼啸一声，汇为一股巨大的火流，直冲向地面的大汉，瞬间将他淹没。

摇曳的焰火，映红了战栗的群山。

……

“啊，好热！好热！”

罗紫烟惊恐地大叫着，手忙脚乱想去扑火，耳边却传来一声急叫：“小烟！小烟！”

叫声很远又很近，罗紫烟猛地睁开眼，看到司明就在眼前，他俊朗的脸上挂着密集的汗珠，眼里满是焦急。

看到罗紫烟终于醒来，他长舒了一口气，柔声说道：“又做梦了？没事的，没事的。你的额头好烫。”

说着，他拿出一支温度计，笑咪咪说道：“来，让我们一起玩读数游戏。”

“啪！”

罗紫烟一甩手，递来的温度计立即掉地，碎成数块。

“司明！我再告诉你一次！我精神没有问题，少把我当小孩哄！”

司明怔了怔，旋即大笑：“哈哈！我们著名的漫画家小烟，怎么可能是小孩呢？”

他利索地扫掉温度计碎片，又变戏法似的捧来一碗水，笑道：“口渴了吧？来，喝水。”

罗紫烟大感无语，瞟了那碗水一眼，“你以为我不知道，水里有阿立哌唑片和喹硫平片吧？我说了，我没有精神狂躁症！你干吗一定要把我当病人看？我看你才有病，无可救药！”

司明脸色僵了僵，又哈哈大笑道：“我的小烟越来越厉害了，真的是什么都瞒不过你。”

说着，他抱起罗紫烟，将她放在床边一张皮躺椅上，“来，躺下，我给你按摩。”

司明满脸笑容，却让罗紫烟心中怒火腾腾，她霍地站起来，“你这蠢货！我告诉你多少次了！这所谓的精神病按摩椅，根本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，你那两万块掉水里了！掉了也就算了，干吗非要让我像傻子一样躺在上面呢？”

司明怔怔地看着罗紫烟，突然大笑起来，猛地一把抱住罗紫烟，在她额头上狠狠亲了一下，“我的小烟，原来你什么都记得，看来真的没事了！”

这一记温柔，浇灭了罗紫烟心头的怒火。她叹了口气，紧紧抱住司明的腰，“司明，你真的爱我吗？”

司明愣了下，半跪下来，深情仰视着罗紫烟，“小烟，你难道不知道，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吗？”

“也是！现在如果连你也不相信我，我真不知该向谁倾诉了。”顿了下，罗紫烟缓道，“我刚才又梦到那群凤凰了……”

罗紫烟迫不及待地把梦境复述给司明，但刚说到一半，就捕捉到司明眼里闪过的一抹不耐。

“怎么，你还不相信我是吧？”罗紫烟突然尖叫起来。

“不是不是！小烟，你这些话都讲了上百遍了，我都能倒背如流了。”

“你不懂！虽然每次做梦的开头都是一样，但每次到后面都会有新东西，像这回，我发现空中那群凤凰，原来是在跟一个人在战斗，战斗得好激烈……”

“好了小烟！自从你开始构思那个仙侠题材的漫画后，你就陷进去了，分不清幻

想和现实了。无论如何，你都不能再这样了。”

“我怎么样了？”罗紫烟像只母豹子似的看着司明。

司明迟疑了下，猛地指着罗紫烟身上那一件厚棉袄，“你看现在都什么季节了，你还把自己裹成这个样子！你有多久没洗澡？多久不让我靠近了？你这里真的有问题。”

罗紫烟再也忍不住，“啪”地一掌掴在他脸上。

司明呆住了。

“你不明白是吧？我让你看看！”

罗紫烟猛地脱掉棉袄，几乎是赤身呈现在司明面前。司明呆住了，“小烟，你，什么时候纹身的？”

只见罗紫烟那裸露的胸与背上，爬满斑斓而又古怪的纹理，一道道一条条极为扎眼。

“这不是纹身，是自己长出来的！自从我做了那个该死的梦后，它就长出来了，做一次梦长一些！这不是普通的梦，它肯定在昭示着什么！可我怎么跟你说呢？”罗紫烟愤怒地看着司明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
“你早该跟我说的，小烟，你这是皮肤病，怎么能耽搁呢？我去找医生，还要通知你妈快过来！”司明突然着急万分，一溜烟转身出去。

等罗紫烟回过神来，门已经“哐当”地关上，并从外面锁上。

“浑蛋，这不是皮肤病！这肯定是某种提示，你怎么不相信我呢！”罗紫烟再也忍不住，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。

但只是片刻工夫，她便擦干眼泪，神情变得分外决绝，“你不相信我！我也不需要你相信！哼！我自己去弄个明白！”

说着，罗紫烟拿起手机，打通一个电话，“喂？开锁的吗？我被误锁在家里，地址你记下……”

半年前，罗紫烟和司明是让人羡慕的一对。

罗紫烟是厦门本土著名的美女漫画家，创作的一部考古探险作品长期占据漫画网站畅销榜。而司明则是省级散打队的主力，国内赛事冠军几乎是拿到手软。

两人珠联璧合，爱情长跑将近八年，本约定年底举行婚礼。

但半年前，一个古怪的梦突然侵入罗紫烟的生活，打破了她对生活的所有美好期许。作品断更了，她变宅了，每天还神神道道说一些司明听不懂的话。

司明眉宇间的忧虑与日俱增，他不再出战赛事，而是整天变着戏法哄罗紫烟开心，为她寻医问药，两人几乎天天腻在一起。

但罗紫烟对他的排斥，却是日益激增。

现在，她不辞而别，一个人来到这片广阔的天地之中，看着寂寥的群山，不由自主又想起司明来。但看着手机未接电话中，那个熟悉的号码背后缀着的上百个红色数字标记，她却没有回拨的冲动。

“告诉你我到了阿尔泰山，你肯定会认为我疯了，算了，还是靠自己吧！”

心念一转，罗紫烟关了手机，大步走向绵延无边的阿尔泰山。

阿尔泰山横亘在西北边陲，贯通中、俄、哈、蒙四国，无数冰峰雪峦在此巍峨耸立，阴阳割昏晓。

每当日过天中，这条山脉就会进行一场长达数千平方公里的光影轮换。上午阳光明媚的地方，会被昏晦逐渐吞噬，而本是阴暗的区域，则开始铺上金闪闪的光。直到夜幕完全降落大地，这场日复一日的光影轮换才会结束。

而罗紫烟，已经目睹了五次这样的轮换。

她现在非常后悔，后悔低估了困难，后悔没多买个移动电源、没多带点干粮、没规划好路线……她感觉自己就像一叶被丢在太平洋中心的小舟，无论东南西北，都是绝望的方向。

来时满满的背包已变得松松垮垮，仅剩的牛肉干、压缩饼干和浓缩牛奶，最多再支撑两天。而她最缺的其实是体力。连日把崇山峻岭和溪流沟壑集中征服个够，她走路腿都会打战。

但是，梦中那个地方到底在哪里？

搭载厦航飞机落到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后，罗紫烟在去北疆喀纳斯的路上，用APP约了个专业向导，请对方带自己进阿尔泰山。但次日，她就把向导给炒鱿鱼了，因为对方说什么也不敢进入阿尔泰山深处。

罗紫烟可不是盲目到这里的，她是输入了几百个关键词，浏览了数万张网络照片，才确定梦境发生地，很像是在阿尔泰山中的。

一进入阿尔泰山，她更肯定自己的判断无误。因为这里的山山水水，处处都给她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冥冥中更像有种力量，牵引着她的脚步，给予她一条路走到黑的勇气。

只是，山一程，水一程，腿都走软了，路却似乎永无尽头。

自信，也开始像风中残烛，随时会熄灭。

“扑通！”

背包掉落地上，罗紫烟也一屁股坐在地上。疲乏像一张网，牢牢网住了她。

“那个鬼地方到底在哪里？”仰望着蓝天白云，罗紫烟无力地闭上眼。

一进入阿尔泰山，那个梦就不再出现，而她几乎也没怎么睡，神经总是绷得紧紧的，生怕会与传说中的棕熊、雪豹或者是狼狽路相逢。

但她现在实在太困了。刚眯上眼不久，一阵怪异的声响就传来，罗紫烟悚然惊醒过来，吓得一跳而起。

十几只猎隼正包围着她的背包，争相啄食着包里的食物。

这种北疆天空的王者，个头大且爪尖嘴利，极其凶猛。不过，罗紫烟一愣之下，还是抓起一把石头丢了出去。

“哗啦！”

猎隼们受惊，纷纷腾空飞起。但旅行包已被劫掠一空。

饥饿很快攫住罗紫烟的胃，让她不由得想起厦门那香喷喷的烧肉粽、风味独特的沙茶面、让人大快朵颐的同安封肉、简直香到骨子里的姜母鸭……以及司明的黑暗料理。

司明的厨艺不好，但非常乐于给罗紫烟献一手。以前罗紫烟总是各种嫌弃，但现在她觉得自己可以吃三四碗饭。

从吃的，她又想起司明来。凭良心说，司明真是中国好男友。他有着让女人尖叫的健硕身材，更有着女人都想要的温柔与体贴，简直就是传说中的美男与暖男的合体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还对罗紫烟爱得深沉，从没对她说过一次重话。唯一一次红脸，还是被罗紫烟一巴掌甩出的。

罗紫烟突然有些恨自己，就算司明不相信她说的也正常啊，她没必要给他一巴掌啊。想到这儿，心痛盖过了胃的空虚。

日头再次西沉，罗紫烟感觉自己的生命正步着太阳的后尘，即将消失于天地间。她再次坐在一块石头上，感觉魂魄正一丝丝抽离身体。

当夜幕完全降临，罗紫烟突然发现，远处山中正蹿起一片火光，映红了夜空的一角。

“不会是临死前的幻觉吧？”虽然是这样想，罗紫烟还是像扑火的飞蛾那样，径直朝着那亮光走去。

半个小时后，红光就在眼前。

罗紫烟发现自己进入一座红彤彤的山谷，这里到处都是红色的峰林，大小不一，高低各异，犹如千姿百态的火花，盛开在阿尔泰山夜的深处。

罗紫烟虽是漫画家，但大学修的却是考古专业，对地质学颇有了解，一眼就认出这是片火山地质玄武岩。

她在地上坐下，刚要再睡会儿，一抬眼看到山谷左侧远处，立着一片巍峨雪峰，再看右侧，是众多红色的岩峰。

“是……这里！”罗紫烟突然跳了起来，全身激动得战栗个不停。

虽然地形变化不小，但从这些熟悉的红岩山与雪峰来看，这里与梦中凤凰与大汉交战地极其相似。

一刹那，罗紫烟打了鸡血般快速穿行在玄武岩中，她要寻找更多的证据。

在山谷深处，罗紫烟看到一座由大小红色岩石堆垒而起的巨石堆。

石堆底部特别大，罗紫烟足足用了十分钟才绕着它走完，而石堆的高度则在百米以上，看起来就像是一座乱石堆成的金字塔。

在阿尔泰山山脉里，散落着多处这样的巨石堆，其来源一直没有统一的定论。而且据说很多巨石堆的摆放结构和纹样，与全球发现的神秘“麦田圈”的图样和形状都差不多。而麦田圈可是当代最神秘的未解之谜之一，很多人坚信它的制造者是 UFO。

就算是考古专业高材生，罗紫烟仍认为巨石堆绝非目前科学能解释的。

此时，一轮圆月正起于东方。借着月光，罗紫烟突然发现石堆底下的大石块表面，都有着醒目的纹理。她趴了下来，只看了几眼，血液就沸腾起来。

她身上近几个月长出来的纹理，竟出现在万里之外的阿尔泰山深处！

巨石堆底部的每块石头上，都有着明显的纹理。除了部分跟罗紫烟身上的纹理一样，还有一些模糊的画面，虽然笔画粗劣，但作为漫画家的罗紫烟，仍能清楚地辨认出其中的内容。

画中内容，简直就是梦境的简笔画呈现。而且，不仅包含罗紫烟梦到的内容，还有一些是她没有梦到的。

罗紫烟最后一次的梦，停留在那大汉被浴火的凤凰群淹没的时候。

而从岩画上来看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。因为随后从冲天大火中，传出大汉无穷无尽的宏伟之力，震得天火漫空飞蹿，横扫四方。大地更加震荡不止，雪峰摧折，乱石激射，空中到处是被天火点燃的火石球。

而凤凰群所形成的火球则是越扩越大，犹如爆炸的原子弹，所过之处石头立即为齑粉。

直到很久之后，这毁天灭地的火团才逐渐弱了下去，但凤凰群也跟着消失。唯有充盈天地的尘埃，纷纷沉落，在火团升起的地方重新堆积出一座座峰林。

这一幕，被一个躲在远方的原始部族目睹。他们视能与凤凰激战的人为天神，所以在岩画里，那大汉被画成一个与山峰齐高的巨人。

当烈焰与尘埃都冷却，大地重新恢复平静的时候，那原始部族在遗址上建了这座巨石堆，并把当时的情景用岩画记录下来。

这一切被时光掩藏在阿尔泰山深处，如果不是罗紫烟被梦境吸引过来，只怕永远无人知晓。

那个与凤凰交战的人到底是谁？他们为什么交战？自己为什么会做这个梦？

罗紫烟发现知道得越多，疑问越多。

突然，她发现巨石堆顶部有什么在闪光。刚开始罗紫烟以为那是月亮，但一抬眼，却看到月亮还在东边慢吞吞地往上爬。

罗紫烟想也不想就攀着突出的石头，小心往上爬。

光华，来自巨石堆顶部一块半圆形的石头。

罗紫烟凑近后才发现，发光的不是玉石，而是沉于玉中的一片羽毛状的东西。

“这是……凤羽！”

罗紫烟呆呆地看着那羽毛，与梦中的凤羽一模一样，夺目光华让美玉都相形见绌。

罗紫烟不由得拿起那块玉石。

玉石刚入手，突然“啪”地碎裂开来，内中那根凤羽，“嗖”的一声，直飞入罗紫烟口中。

“啊——”

罗紫烟手忙脚乱想把羽毛抠出来，但什么也没有抠到，嘴里也感觉不到丝毫异常。

与此同时，脚下“轰隆”一声，本来结实的巨石堆簇簇松动。

“不好！”罗紫烟大惊，本能地想稳住身子，脚下却是一空，巨石堆已经垮塌了，大大小小的红色岩石像被赶的鸭子，乱哄哄朝着四面奔去。

罗紫烟感觉脚下像踩了弹簧一般，不由自主地跟着乱石直往下冲，耳边是石头

磕碰声、大地呼啸声，眼前则是天旋地转。远方的玄武岩柱，正像骨牌一般依序往她所在的方向倒塌过来。而更远处高峰上的积雪，则化为数股洪流，千军万马般滚滚而下。

石堆散、柱倒、雪崩！

天地仿佛要颠了过来，罗紫烟眼前一黑，没了意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罗紫烟感觉自己像在坐船，身子来回颠簸着，耳边还有“哗啦”的水声，脸上也是水渍渍的。

她吃力地睁开眼，看到浓密的乌云低低地压在眼前，雪片儿不断飞洒下来。

雪片落到脸上，立刻就变成水珠滴落下来。所以，她脸上没有雪，只有水。而她的身子，则是在无边无际的雪地里缓缓移动着。

罗紫烟视线下行，发现自己裹在一条厚厚的毛大衣里，双腋下套着的绳子正拉着她在雪地上滑行。

怎么回事？

疑惑之际，空中突然传来一声尖啸，一道黑影闪电般扑来。那是一只壮硕的猎隼，大概饿急了，竟把罗紫烟当作猎物了。

罗紫烟想躲，哪里来得及？

“砰——”

空气猛烈震动了下，一溜烟火升空而起，猎隼吓得一个掉头消失在乌云白雪之间。

罗紫烟吃惊地坐起来，发现身后站着个人，肩头挂着绳子，绳子一头就连接在他腋下。此时，那人正端着把双筒猎枪指着空中，枪口往外散发着一缕青烟。

看到罗紫烟坐起，他突然大叫一声，踩着没膝深的雪向罗紫烟冲来，二话不说就把她搂住，哽咽叫道：“小烟，你醒了？你醒了！”

是司明！他只穿一件普通大衣，头上也就包块毛巾而已。显然，防寒装备都穿到罗紫烟身上了。

罗紫烟心头一暖，但想起之前的事，身子一扭，挣开他的怀抱，“别碰我！我是精神狂躁症患者！”

司明僵了僵，赔笑着凑过来，“小烟，你这气从厦门到新疆，还没消啊？我知道错了……”

• 他这副低姿态，温言软语让罗紫烟特别受用，加上这些天来怨愤已经少很多，此

刻只听得心花怒放，但她嘴巴却仍是刁得很，“哼！只有精神病有错，你一个头脑健全的人，怎么会有错呢？”

司明急忙摇摇头，“小烟，我真的错了！我总结了，我犯了九大错。第一是不该怀疑女朋友的话；第二是不该把女朋友独自丢在家里；第三是女朋友来阿尔泰山，我竟然没有及时跟过来；第四……”

看他煞有介事的样子，罗紫烟再也忍不住了，摆摆手，“行了行了！就你拙口笨舌的，也能总结九大错误？是不是把哄我吃药也当作一错呢？”

“没错，我不该喂女朋友吃没用的药，我应该自己吃下去。”司明认真地说。

罗紫烟差点笑出声来，猛地张开双手，“说得再多，不如来点实在的！”

司明愣了下，急忙一把将她抱住，“小烟！”

两个字刚叫出，他突然像受委屈的小孩子一样，泪水流了下来。

罗紫烟一颗心被他的眼泪浸得更柔了，泪水几乎要夺眶而出。不过，她马上一擦眼角，拍了拍司明的肩头，“好啦好啦，我又没死，哭得这么伤心干吗？再哭下去我们都冻死了。”

“啊，对！我们先找个地方避雪，我背你。”司明一把背起罗紫烟，却是忍不住剧烈咳嗽起来，“咳咳——”

罗紫烟心头仿佛被锤子敲了下，急忙道：“你着凉了？我自己走吧。”

“没事，对我这种挨打专业户来说，这点苦算什么！”司明不由分说，迈开步子就走。

他身强体壮，但山中雪厚，背个人仍是颇感吃力。不过打从相恋以来，但凡苦累之事，司明从不让罗紫烟碰，罗紫烟早习惯了他的这种宠爱。

此时，俯趴在司明那熟悉的宽肩厚背上，罗紫烟禁不住百感交集。

来阿尔泰山时，她满怀决绝，哪怕因此死在山里也无足为惜。现在，她突然发现人生处处充满着希望，对生重新有了热切盼望。

当你发现，你所爱的人依旧像你爱他那样矢志不渝时，你就会发现对这个世界的失望都只是层纸，一戳即破。

这种感慨，让罗紫烟满心感激与柔情，她捏了捏司明的耳朵，“我跟你说，不许逞强，累了就马上让我自己走，听到没有？”

“背包袱会累，背我的小烟怎么会累呢？”司明嘿嘿一笑，“要是小烟把这些天在山里的事告诉我，我就更不会累了。”

“你就不怕是一个精神病的臆想吗？”

“不会，就算你说自己飞上天了，我也相信！”

看着司明那认真的样子，罗紫烟被逗乐了，接着她把进山的经历简单说了下。

“嗯？凤羽飞进了小烟的嘴巴？我看看！”司明放下罗紫烟，罗紫烟依言张开嘴。他只看一眼，便差点跳起来，“小烟，真的！你嘴巴上颚里，真有个羽毛的痕迹，好像刻印在上面一样！”

“奇怪，我没什么感觉……”罗紫烟恨不得有个镜子好自己看个清楚。

“哈？这么说来，我的小烟还跟凤凰有缘呢！”司明乐得手舞足蹈的，“我有个凤凰女友，看来赚大发了。”

“你才是凤凰女呢！不对，你是凤凰男！”

罗紫烟轻打了下司明的肩头，却又面露凝重之色，“我来这里本是想弄清楚情况的，但现在我更搞不懂这是什么情况了。”

“没事，我一定会帮你弄清楚的。”司明柔声说道。

罗紫烟点点头，突然想起一个问题，“对了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”

“说来，多亏我在公安局的那个朋友，他帮我找到你登上到乌鲁木齐飞机的信息……”

原来那天得知罗紫烟坐飞机去乌鲁木齐后，司明立即也去买到乌鲁木齐的机票，但等他上了飞机，已是七个小时之后了。

这时候，公安局的朋友又传来消息——罗紫烟从乌鲁木齐买票去喀纳斯了。

司明在乌鲁木齐刚好有个仗义的散打道友，消息颇为灵通。在他的帮助下，司明竟找到了带罗紫烟进阿尔泰山的那个向导，并确定她的最后行踪。

随后，司明谢绝了那位散打道友继续陪同的好意，独自带着各种野外装备进山。

他知道此行凶险非常，不想连累别人。不过，因为有朋友帮忙，司明进山带的装备比罗紫烟优良多了，不但有各种仪器，还有一杆猎枪。

但他的运气比罗紫烟差多了，进山第二天就碰到一只白熊。一番混战，虽然逃得一命，却在混乱中丢了一个重要的背包。

“你胆子好肥啊，没什么野外经验居然也敢来找我！”罗紫烟忍不住嗔道。

“咳咳！咳咳！”司明闷咳几声，笑了起来，“至少我是散打冠军！连杀鸡都不敢的宅女能闯的地方，我当然没什么好怕的。”

“切，我弱的是外表，不是内心。”罗紫烟撇撇嘴，“那后来你怎么找到我的？”

司明目露疑惑之色，“这个说来，简直就是个奇迹……”

经历白熊一战后，司明不但丢了重要的补给，还迷失了方向。

昨晚，当他绝望地缩在一个小山洞里挨着等天亮时，远处的山峰突然震动起来，等司明跑出来时，滚滚大雪正从山峰上呼啸而下。

司明立即拔腿就跑，但片刻之后就被雪浪吞没。

“我本以为死定了，没想到醒来发现自己被雪流冲出了很远，天空正飘着鹅毛大雪……”

司明说着，突然神情怪异地盯着罗紫烟身后。

罗紫烟急忙回头，不由得愣住了。只见白毛纷飞的空中，突然出现无数只鸟，既有雕、鹰、隼、鹫等大型猛禽，也有雀、鸰、鸫、鸦等中小型鸟类，密密麻麻正迎面飞来。

“快走！”司明突然发出一声低吼，背起罗紫烟往前面一座山壁跑去。

“哗啦——哗啦——”密集的扇翅声，阴魂不散紧随而至。

“快，快跑！”罗紫烟尖叫起来。

“咳咳——咳咳——”司明剧烈咳嗽起来，脚下一个踉跄，仍是拔步飞奔。

“那边，那边可以躲躲！”罗紫烟发现山壁一侧似乎有个山洞，急忙叫道。

司明想也没想，立刻飞奔过去。

谢天谢地，那真有一个狭长的山洞。司明让罗紫烟先进去，自己则是端着枪，点燃出一缕火。

“砰——”

火舌照亮洞口，群鸟惊恐万状，纷纷掉头而去。

“奇怪，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多鸟？”罗紫烟坐在洞内，心有余悸地说道。

“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”司明放下枪，转身进来说道。

罗紫烟怔了怔，“什么意思？”

司明犹豫了下，“刚才我不是还没说怎么发现你的吗？其实，多亏了鸟的帮忙。”

原来，当司明从雪崩中醒来，发现最后一个背包也不见了，只剩一杆猎枪还别在背上。而一场暴风雪，说来就来。

低纬度的厦门，初夏时节早就穿短袖了，但北疆的鹅毛大雪却常常不期而至。

天寒地冻，粮食断绝，司明倍感绝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突然看到无数飞鸟正从各个方向飞来，聚集在远处一片雪坡上。

司明本想过去打几只鸟充饥，却发现鸟群正用爪子在雪地上刨着。在它们爪下，一个人形正从雪地中显露出来。

“不会是……鸟群把我从雪里刨出来的吧？”罗紫烟愣愣问道。

司明点点头，当时他本以为罗紫烟已经死了，没想到一探鼻息居然还有呼吸，而且身子还是温热的，只是昏睡不醒而已。

司明大喜，立即把外衣和帽子脱下来裹着罗紫烟，先拖着她去找避雪之地……

“怪不得我一醒来就有猎隼扑来，原来我跟鸟这么有缘？”

“我突然想到，凤凰是百鸟之灵，这应该是鸟儿追你的原因吧？”

“先不管这些……我看风雪一时还不会停，要不我们先在山洞里休息一阵子吧。”

罗紫烟发现山洞似乎很深，便小心往里走。

“我背你。”

“不用……”

司明不由分说，就把罗紫烟背起来。

他平时在罗紫烟面前没多少话语权，但遇到这种情况，罗紫烟是拗不过他的。

不过，罗紫烟心底却是喜欢他这种霸道。她把脸贴在司明肩头上，莫名觉得这才是最好的时光，虽然情况恶劣，但两颗心却是最贴近的时候。

但是，司明的呼吸越来越浊重。

“司明，你累了吧？别死撑了。”

“背着我的小烟又不是包袱，怎么会累呢？”

“拜托，甜言蜜语能不能有点创新啊。”

“对小烟哪里能用甜言蜜语，要用真心说话。咳咳！”

“噢，这句话倒是有进步。”罗紫烟在司明面颊上亲了一下，司明大感受用，喘着粗气说：“小烟，谢谢你。”

“谢什么？”

“谢谢你给我这种久违的感觉。”

“哼，还不是看在你戴罪立功的份上！要是像在厦门那样，我恨不得掐死你。”提起往事，罗紫烟仍带有几分怨气。

司明不敢回应，只是“吭哧吭哧”往前走。

这山洞远比想象的深，走了好一会儿都不见头。就在他们准备停下不走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前面黑暗中有什么在闪闪发光。

罗紫烟好奇道：“那是什么在发光？”

“过去看看就是。”司明说着，脚下突然一个趔趄，咳嗽声更是一声紧过一声。

“司明，让我下来吧！”

“我没事，你身子不好。”